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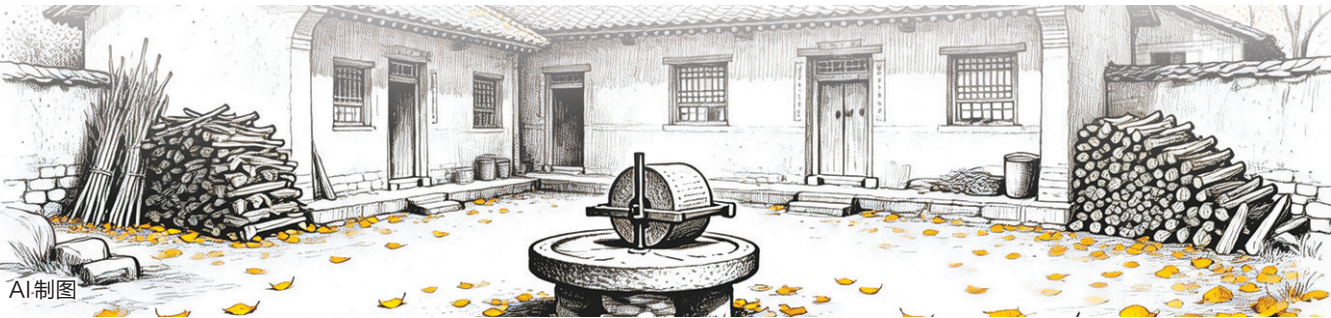
焦/窗/漫/笔

## 那就是我的家

余明芳

窗外,落叶又铺了满地,季节的笔触无声转换,一地碎金,一季清寒。田野收藏了鲜艳的花朵,翠绿的叶子,野菊花与千里光悄悄探出身,像点点碎星,隐在灰褐的草丛与灌木之间,眨着黄澄澄的小眼睛。站在不知是谁的老屋旁边,看风把秋的余韵卷进柴垛的缝隙里。这房子不大,却轻皱着冬天的眉头。时光从指缝间溜走,有些事,若再等等,也许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就像落叶花隐,就像那些属于冬天的、温软而娇憨的味道,要在寒冷抵达之前,细细备好。妇女们要创造不凋谢的叶子和花儿。新收的糯米如珍珠圆润,用清冽的井水浸泡,得等上整整半个月。待到下霜时,若不及早制作,糯米粉便会泛红——那是时间发出的信号。远行的人啊,这时再洒脱,也会忍不住想起故乡:柴火噼啪,红薯焦香,香肠油亮,思念从灶膛这头,暖到天涯那头。十五天后,一部分糯米沥干磨粉,上竹筐蒸熟,一半染红,一半着绿,裹作长圆筒,静置三五日,再切成薄片,摊在簸箕里慢慢阴干。于是,白、红、绿三色相间的“爆叶子”便一片片吐露出来——只有我们家乡才懂得的、冬天的语言,冬天新生的叶子。蒸熟的糯米粉,混入现磨豆浆上那层细腻的泡沫,反复捶打增强黏性,再轻轻摊薄,涂上颜色,剪成大小不一的圆,叠缝成一个三层“荷叶”。也可随心剪作提篮、麻花、长条……片片手心的温度。剩下的糯米,用碗团成圆,点上四点对称的红与绿,大火蒸透,再次塑形,轻轻移到铺好稻叶的竹器上,晒干——一朵“米花儿”的半成品,便如初蕾般诞生。如今,它们甚至绽出“喜”字、笑脸、阴阳鱼,像岁月里开出的小小花语。这些都一一收好。待到年关将近,菜籽油在锅里静静烧开,爆叶子、荷叶与米花儿次第浮起,如花绽放。遇喜事,下一年栽秧、中秋,或有远客至,它们便是盛开的花饰,尊贵的款待。爆叶子入口即化,米花几微甜软糯,而那含苞般的三层“荷叶”,美得让人舍不得下口——只看一眼,心里便满是欢喜。如今乡间的摊位上总能寻见它们的身影,我们无需掌握技艺亲手制作。曾给好友寄去一些,许久之后她实在忍不住问了:好看是好看,就是太费牙,差点磕碎了门牙,却还没尝出是什么味道——原来我忘了附食用说明,定要经菜籽油炸制。一场有趣的误会,道出一层真相:我们的特色小吃,走出小县,便少人认得。互联网再迅捷,也查找不到它们的词条、照片、特性与故事。我们总以为自己懂得那份好与感动,却因羞怯或疏忽,不曾说出:它为何好,又为何动人。于是它们始终静默,如我的家、我的家事,始

终不曾被远方知晓。立冬之后,一日寒过一日。有人去了南方,寻一方暖意。河滩上芦苇花飘动,山坡上茅草花摇曳,山中多有房屋大门紧闭,门前的狗尾巴草早已凋零。河水绿得像一首蓝调的歌曲,河风已吹不动渐厚的衣裳。我们去村里采野菊,蒸熟晒干,制成胎菊,小心收藏。菊花与桂花一样,从山顶开始,一路往下开。原来让某些花开放的,不是和风,而是清寒;让某些人强大的,不是顺境,而是拒绝。我们拍下飞鸟、松鼠与果子狸偷吃柿子的模样,制成影像,收在眼底与心底。还有很多人未能亲见,我们传给他们,一遍遍看。受托为离开的人收成——猕猴桃、生姜与红薯,分送四邻,也一一转达:若主人在,会邀大家围坐一桌,用满桌土味土菜,共庆丰收,共迎冬天。山下有一个院子,月季开着最后的花。四五户人家,地坝相连,墙壁共通。木架上层层叠叠摆着新式晒具,上面铺满花花绿绿的爆叶子,这是自然之花与手工之花的交接仪式。中年女子在缀满果实的柑橘树下切片,年近八十的老人一片片摆放,中年男人负责搬运,年轻的妈妈逗幼儿玩耍,明显是四世同堂的一家。坐下探问方知,这院子发展“爆叶子米花儿”的庭院经济已有多年,民间工艺成了发家的支柱。男人年过六十,不再适合外出,也加入进来。立冬后订单不断,有人上门取,有人要邮寄,有人要求寄存到年关——竟有些忙不过来了。“让儿孙们出去闯,我们老一些的人,就把房子守好,把地种熟。他们回来时,家总是热闹的。”中老年男人眯着眼,望向远方。远方,除了山,还是山。他也许在想:纯手工,慢慢做慢慢等慢慢香的爆叶子、荷叶与米花儿,若能走出去,拥有响亮的名字、体面的包装、清晰的说明,还有实至名归的称赞,该有多好。“这就是我的家。”我们愉快地讲,在大地将绿意与嫣红轻轻收藏的冬天,人们以糯米、以传统、以本真,生发出独属于这里的花与叶,默默填补着一些遗憾,一些梦想。不只是图片与视频中那座摸不到的房子。这是我们的家——有温度,有记忆,有明天。“那就是我的家!”抖音里新添了一条留言。“是林间公路旁那栋水泥楼房吗?门上的对联还在呢。”“陌生的朋友,谢谢你拍下我的家。若你再去,请替我看看,野藤是否已爬上了窗台。”很多年前,他的亲人,用初冬的一个月,绘制剪裁糯米的、红苕粉的爆叶子、荷叶和米花儿,阳光亲吻着她们晒的棉被、棉袄。(作者单位:重庆市巫溪县政协)



AI制图

巴/渝/风/物

## 白沙一瞥

周成芳

早闻重庆江津白沙古镇历史悠久,还是有名的影视基地,一直想去看看。在网上订宾馆时却犯了迷糊,相中的几家宾馆均显示离古镇好几公里。难不成宾馆都在乡村?干脆到目的地看看再说。傍晚,车驶出白沙收费站,眼前的景象让我又一阵迷糊:宽敞的马路四通八达,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大都市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怀疑是不是导航出错。再一看,之前搜索的几家宾馆陆续在车窗外闪过。问路人,答复是白沙新区,传统街区位于城区东部,还有一段距离。我走过的镇大多不过是弹丸之地,看来白沙却容不得我小瞧。赶紧打开手机百度:白沙镇面积238平方公里,人口18万,为重庆市第一大镇,素有“天府名镇”“川东文化重镇”之美称。我竟然一不小心来到重庆最大的镇。小车继续前行,新区的高楼渐次退去。转过一个下坡,坐落在长江边的古镇映入眼帘。东华古街青石路面蜿蜒曲折。最先迎接我的是那些悬挂在屋檐下的红灯笼,一盏接一盏地在暮色中亮起,像一串串熟透的柿子,在晚风中轻轻摇曳。两侧的明清建筑鳞次栉比,飞檐翘角,古色古香。不同于其他过度商业化的古镇,白沙的街巷仍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气息。老房子大多改作了茶馆或客栈,一些店铺已经关闭,只留下门前的灯笼依然亮着。一家茶馆门口摆着几把藤椅,几位老人围坐着,正就着一盏昏灯下棋,盖碗里飘出的茶香沁入心脾。留着胡须的老者抬头望我一眼,旋即又低头专注于棋盘。老街行人不多,三三两两。有摊主守在自家店铺前安静地卖凉面、凉粉等小吃。屋后晾晒的辣椒与玉米还隐约可见。一个挑担的汉子从我身边擦肩而过,扁担吱呀作响。转角处,始建于民国的“裕昌

号”商行,保留着当年的铸铁煤气灯,仿佛还能看见穿长衫的账房先生拨弄算盘的身影。这大约便是“穿越时空之感”了。临江的吊脚楼最令人惊叹。正屋稳扎在坚守的土地上,厢房却轻盈地悬于江面之上,仅靠数根木桩支撑整个生活空间。整排吊脚楼倒映在江水中,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。我站在江边的石栏旁,看一艘艘停泊的小船,看岸边茶摊上老人们手捧搪瓷缸悠闲的样子,看江水东去,灯火明灭,不觉心旷神怡。次日一早,向客栈老板打听影视基地怎么走,回答说坐713公交车,10个站就到。镇上竟然还通公交?我又一阵惊讶。“咱们白沙有好几路公交车呢!”老板笑眯眯地说,“每一路都有20多个站。对了,三中特别值得去,那里历史悠久,坐714路公交车半小时能到。再去中师馆转转,那是抗战时代的军区医院,还有聚奎书院,被列为‘中国五十大书院之一’……”作为西南地区最具规模的抗战时期场景复原地,白沙影视基地已成功复建了民国政府大楼、国泰大剧院、朝天门码头等三十余处历史建筑。走在这些复原场景中,仿佛能听见《一九四二》里逃难人群的脚步声,看见《江姐》中身穿红毛衣的江姐正含着热泪绣红旗。明代戏台安静地躲在树荫下,台柱上的漆皮剥落,露出岁月的肌理。听工作人员讲,这戏台上演过川剧,放过皮影,如今又在影视剧里“重获新生”。白沙古镇,这个始建于唐代的巴渝水陆码头,如今以“影视基地”的新身份焕发异彩。预订宾馆时的困惑,在抵达白沙后似乎有了答案。这座重庆最大的千年古镇,看点实在太多。因我还要赶路,短短半日,只够掀开白沙文化的一角。那些未走进的深宅大院,未及细看的老墙深巷,未曾聆听的市声人语,都成了再来的理由。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家协会副主席)

诗/绪/纷/飞

## 冬日爬山(外一首)

蒋艳

我追着前行的我  
一路向上,气喘到让花失态,  
在冬天,才能脚下步步芬芳  
如入春天  
花事传遍大街小巷  
汗涔涔地迎来夏天的味蕾,  
传至舌尖是忆苦思甜

一辆皮卡车,解救了我的双腿  
拥挤的分秒,伸出手指也数得清  
少有缝隙穿插簇新的感观

幸有路边明亮花朵慰我身心,  
顿感路牙,温柔似少女  
山石和枯树向后退去,约好的一般  
我方才在山门前握手映山红

映山红做指引,让我  
认为绿叶是足够的氧气  
盛大地欢迎仪式  
将疲累的我丢在阶梯上,一路向上  
山巅,远方以远的赤霞  
避开尘世与山巅齐眉  
我随手摘星辰,  
希冀,挂在秋天,  
果实累累的秋天,我已抵达,  
但顾不上挥洒爱  
爱,追上了我

## 我的相机在捉影

我的相机在捉影,  
路边野花对镜头长吟,  
它的宽宥,让我  
想把全部野花装进相框,  
被告知,我是天地一沙鸥

崖壁的佛光像风色对云写意  
片片瑞红,伴随晨晓  
聚焦——  
在我的不期然中,  
似火的星子,向上,向四周  
奔突

你说,  
想要留住先要恢复  
复燃成  
屋瓦斑驳红痣,  
或一剂安神的定心丸,化雨露  
滴降到婴孩眉心

牵动江河的哭声,  
绵绵汪洋  
围拢的笑语,  
在人群中散逸为最高音  
我沉浸在沸腾的热锅里  
新晋人母的她询问,现在是何时辰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## 嘉陵江畔

付新民

山城睡了  
嘉陵江还醒着  
晚风在唱歌  
两只蝴蝶就停在夜来香上

翅尖抖落的露  
被江水轻轻接住  
它们要流向  
某个不肯入眼的港口

那年的船笛还在雾里飘着  
潮水退去  
突然听见了1941的桨声  
(作者系西南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师)